

增廣四書題鏡味根錄

金

錄

四

書

章

題

鏡

味

根

圖書院

書

編

魚復雲航山
人署面

光緒甲午仲春

袖海山房石印

國家以制藝取士歲科鄉試首崇四
夫子書明經之士各出所學以求進
取文章華國典至重也顧科舉之
學必本於聖賢聖賢之學即驗於科
舉是故作文不體會書理題蘊終未
明也講書不貼合作大口吻終未肖
也夫作文為講書表章講書為作文
根柢行文之法寓於講書講書既熟
然後行文體認真切流源一貫苕溪
汪氏所以有四書題鏡之輯也此書
窺孔孟之奧析程朱之理分章按節
擗句比字凡五十萬餘言既織悉之
不遺亦中邊而皆徹相題之訣行文
之法無不具焉信乎聖域之功臣丈
壇之寶鏡也行世百有餘年操觚之
士羣焉奉為圭臬第原板校勘未精
坊間又輒轉翻刻流傳既久亥豕愈
多遂至毫釐千里殊非汪氏之本心
矣本局知是書之有益於人尤不忍
聽翻刻是書者之以訛傳訛也因不
揣固陋悉心釐訂付諸手民俾廣其
傳非敢謂嘉惠藝林亦聊以公同好
云爾石印告成為識其崖畧如此

四書講義始此乎前此矣止此乎後此矣前此後此無慮千百種
是箋箋者不徒以供覆醬瓿乎顧自公車北旋家居無事時檢敝
簾見平生鑽研之本甲乙丹鉛琳瑯滿目不忍棄置也鱗次命兒
講多本之曹萬為先生詳說析解多本之胡容芝先生撮言考典
多本之周理衷先生辨正外如任翼聖先生約旨江慎修先生典
林及鄉黨圖考張惕菴先生翼註宋慎三先生論語管窺謝卧雲
先生勸學錄凡厥精言悉加摶撫亦藉以省繙閱之勞耳第自道
光乙未春始事迄丙申冬迺藏固緣賦性迂拙而叅合諸書甄別
去取往往有擗筆凝思遲之又久者蓋其慎也因取古賢味義根
之意名篇既以自勗兼不俾我後人迷云

上元後學金 濟秋潭謹識

例言

一 汪氏原刻不論章節段句均各為題目另提立行節外生枝未免薰雜金氏重刻本限於卷幅一概并入凡遇題目僅以□別之亦覺眉目不清本局執其兩端衷諸一是但求繁簡得宜非敢妄為改易

一 原刻首列論題二十則語語中肯實開後人無數法門重刻本均以刪去茲復錄入以存其舊

一 原刻向用白讀其繁要意義及剖析詳明處均加密圈以醒眉目今既縮印恐地位有限若加圈點反覺糊塗故槩從節省

一 書集最重釐訂句有訛謬則承接不通字有訛謬則魯魚難辨茲集悉心校對幸免舛錯

一 是書傳世已久係為平日揣摩而設板彷彿珍亦以便舟車攜覽耳閱者諒之

胡文良曰曾
子學書在心

想觀大學格

致誠正心之

事也然於誠

意重復好

惡由此而退

為心正於好

惡身於好

惡事也

作文先一看工夫在看書時體切題旨有章有節
首提綱挈領最是緊要向如中庸長編章句間誠盡于存
之章拈舉希罕細明眼正其迷謬外如吾十有五年處於
道學之誤沾心學巧天情乍乍大進極深童之誤沾尚質
等類與夫掌故解見倫語解并意言直泛近似不切者
概不可曲徇舊解故集所標已活而神其簡切而明確務
使聞卷躍如

一闡道理

文之可以傳人者皆其說理真切者也聖賢道理當在
在不虛空自萬物時事趨事天假復復雜于書好異
私家齊同治
談空含糊漫過如以良知為致知以格物為誠實論知止
則如坐禪入定論是知則云本體一明大事了舉目却未
下之半亦好惡
子由此而求一轉又如顏淵喟然章不說明道李仲弓問
仁章不拔敬恕字先進後退不照註出議論政理德禮
不上下分低昂毫不靠著發揮在集解求開明程朱之理
則忠而恕之
事也

一正題解

題解之蒙混也在時勢之沿襲而不解者如使民以時為

農隙之時文多作至冬乃役之時貿賈文為外者之質文

多作忠信之質文武之道為謀訓劫烈禮樂文章之道文

混作達統之道書頗其正意餘意之不分輕重者如驛不

稱其力之反重人稱旅東章之反重復知與白工居辟學

優則仕章之反重復任等類殊不知大全諸儒之說固多

異當以朱子之解為正朱子或問語類之說亦間與本

註不合當以章句內註之解為正蘇集解題意遺未子或

註無明文而兩說互見者必擇其尤者取之間或並存以

便行支參用並非駢體之見

一肖題喻

凡代一人說話即欲肖一口吻而口吻種種不一某勸
如入孝出弟不重不威重等類設成如巧言令色攻乎異端
等題解亦稱矣如賢賢易色等題直指督教如平仲子產
等題概歎如古之道也若不欲觀乎題感悟如其斯之謂
題後乎穿題明敗如晉仲孫小宰題冷判如何其其如等
題姑許如可也商不亦善乎等題決斷如君子人與二句

四書總論二十則

一擇題旨

大學言心不言性
性字為全書填實主體○不言
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以全之也有屬知

全性所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

間卷莫不有學此學字兼大小言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

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

入大學此朱子用白虎通之說至尚書大傳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則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貴賤有異稿恐未然

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

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

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上四句言學校施教之法下是

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屬職分之所當為屬行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

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是以至此言古者教立之效

及周之襄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

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

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此指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

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

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記誦口耳之學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新安老氏虛無佛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

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新安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眾技如九流等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

大學章句序

著題其餘指點諸問不可枚舉茲集每章皆必提明文
何語氣拈題自首口吻

一清題界

宋儒之著述主說理其時不為括取用故每以後意明
講在前如舉直錯枉一句註之仁字養浩濂之風句註
之配道義子生亦吾所欲三節註之良心字率類今文以
口氣為主則上節斷不得預透下節前間斷不得即後後
問界在故也故一題自有一題之界如而非邦也者則吾
豈敢等題之哉上安見方六七十未有廟廟財等題之哉
下未之能行如之何有等題之哉上截下推之偏全反正
題與數即長題段落各有一定界限拖粘因連前界凌跋
又侵後界茲集分解極明定知如題位置

一辨題類

題句雖同而題意迥別八股家那移淫雜貽空不淺不知
書中論天論命論信論誠論道論德論仁義禮智論政論
學等類逐章各有歸宿不可假借抄襲通用今約略言之
如同一天也而上不外天當貴在天舍苟則以氣言若不可
不知天知天也等句則以理言同一命也而畏天命所
以立命等句則以理言若不知命任易俟命等句則以數
言有命焉句又兼氣與理字言同一性也而性相近句則兼
氣質孟子道性善句則單言理生之謂性則單言氣同一
道也而君子之道義而隱句則為聖人之道君子之道四
句則為偏言之道同一德也而明德達德天德誠德等則
為得於天之德盛德大德至德執德等則為得於心之德
同一誠也而誠者自成誠者物之終始則實理不誠無
物誠之者則言實心同一仁而孝弟為仁之本則言愛之
理下章鮮矣仁則言心之德同一義而比義好義集義則
言事之宜不仕無義行是義也則止言君臣之義同一禮
而如禮何則言其理是禮也則言其意禮後學則言其文
不議禮則言其制同一知而舜其大知則言其德知者過
之則言其質人皆曰予知則言其用術智及其智則言其
事至如政有本末為政以德之註與道之以政之註不同
學分知行學而時習之學與學而不思之學不同茲集因
同別異庶彼此不混淆文自然真切

一別題體

題各有體如道子乘章之順綱與無乘體章之倒綱不同
如美玉歲寒等章之沈體與朱亂體之與體不同如三

反覆沈痼物沒水而不可浮是沈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周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

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

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

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

八字收拾序文起句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

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朱子諱熹字子仲晦號晦庵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湧

熙已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此序舊分四節首二句就本書大旨提清是第一節自天降生民至所能及也乃敘古大學所以教人之法為第二節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矣言大學之經傳所由作為第三節天運循環至末言程子上接孔孟之傳自己所以作章句之故為第四節

省章不急不信之反言與贊取是正言而有信重威章主心
信由之正言不同如論語人焉庸哉之卷則與孟子解
子荀子單句不同如修己以安百姓則能盡其性而之
舊說與上文修己以安百姓則能盡其性而之實說不同
如公冶長章人之僅與人主章之單舉不同如桓公設公
子辟武王未竟能當以殷辟坐單句為ノ叙斯不是正叙
其人也與他處正叙其人者不同如子鈞而不綽子之燕
居與鄉黨所載之為記事題是下無論斷者也與他處下
有論斷者不同如中庸衣錦章未介詩之為引述體與蓋
子仁則榮師丈王寧章之為引證體不同他如或對或故
或半或全或影响或歌咏或訓詁種種不一該集各選其
體原幾分別不爽

一論題格

文無定局所謂八股者原為兩截類言也上截兩虛兩實
下截兩虛兩實終為八股今通謂之八股矣但其格亦不可
拘如兩扇題尾者五六人二句舟車所至二句等類可
以加首尾并可以總做如准求則非邦二節今合於人二
段道之以政兩句懷學於文二句依於仁二句等類偏平
平對而亦可以遞落微串久如九扇題九思章上二句為
一類中四句為一類微三句為一類而或將上六句為一
類亦可如修身也凡句首句為一類專故四句可合可分
子來句可合可分又如事類故事而信句可以對分可
以串講可以上下截發可用一段中合做之事法亦可用
前後幅中照應加地之串法推諸他題或分或總或半或
串或整或散務宜相顧立局可不離乎正變不入乎詭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故集備列山海以俾審局

一認題脈

測象龍功脈理此達與方術要訣而認題亦然但脈有近
有遠有急有緩如參蓍之跟盡人物遠源之跟資深為近
脈而總跟盡性自得為遠脈等類如則可謂云兩句之接
上為諸為急脈耕也誤在口之接上君子為緩脈等類近
脈不可離遠脈不可脫急脈當受緩脈當急變人如赤
罪而惡言酒數章之跟君子存之等類雖隔卽隔章自應
惟承茲集處應清出來踪底領脈遠真若捨題無口氣者
係作者自為脉絡又多危側險斜之脉不乃備載

一摹胸神

脈則有形神則無運神在目中之古虛字固董而在目外之

虛字尤重如是則互能儀可註之若字論為是直由註之但字神在本題之内固莫而在本題之外下尤重如知之為知之一則以是題之關動下句抑此之與本入於空題之反重上句字猶又有句雖分而神當一者如深則廣二句事亦平二句字猶有句雖同而神自異者如任邦必聞二句之別于子張曰言者句之別于樂正子等類該集一一指出作者善會其神使有靈活而無呆滞

一抉題髓

文之當然題之貌也文之所以然題之髓也題既有字而題髓無字可寫說者高鋪排其詞易竭其義多先抉髓者而意疏其源不潤其境無盡如先輩于無用之節可就所以當從處寫得文分精神便為從來程式之冠凡題皆然惟所以然任下者不可預達外此或註之所有或註之所無或從反而說或根對面側而說俱是發揮所以然妙訣若其多快出更可知題自有體不但寫其當然而已也

一提題線

長者全節猶之精神或結聚於首字或結聚于尾字或在題首或在題中或在題尾先輩每取一字為線索從此逐句逐段穿去自得一片如誠菴草之獨奧、達問仁章之知曉彼淇濱章之至九經數即之身民為首善之民又有取之之題外者如顧湖李路持章之仁字類篇集提明總掌并可悟搭題串插映靈諸法

一審題勢

作文全要得勢宜清宜順皆因乎題有可順而不可逆者如昆湖論可也簡曰此君子胡不據權柄以是也有宜逆而不宜順者如新嘗矣必世而後仁句之逐發仁字金正希唐虞之際云句之逐發幾字是也推之與子詩等句之當順呼下截不當逆提下截據於微等句之當先出下截不當先出上截皆是若宜順而逆宜逆而順者善審執者藝蟲集必審順逆之勢以示布置之法

明明德

大學章

疏言明之文
光明德謂
身有明德而
更拿頭之語

類天之賦於
人物者謂之
命人與物受
者謂之性主

於一身者謂

大者謂之明

德此解明德

比注更優李

云明德指性

不指心明德

德合知性養

性而言章句

似以心為明

德則明德不

疑爲異氏明

心之學乎張

云上哲之資

兢兢業業者

聖性復加聖

性以明之也

中材以下汲

汲皇皇就吾

德所發見之

四書味根錄 大學

大傳音義

此述聖經以垂訓源起大學二字為一章之主看定綱領條目以物有本末脩身為本二句貫串全題提來分明

光明德謂

身有明德而

節平叙明新知得而先後已寫故第三節結言之以小人

知序四五節詳言條目以重本章已寫故本一節結言之

以示人知要大學之道四字對第四節古之一字首節三

在字對四節六先字一在字第二節五而后字對第五節

七而后字以未二節對物有節至從細領中標出明德為

本從條目中標出脩身為本脩身幾完得明德之事兩

本字仍是一個緊相照應且則結本末帶終始後結本末

帶序簿文理四齊八整兩對當不易也再說事明德理

雖可通但語氣多不合

大學三節道字間張近道結往

亦本題呼應也首句不得答客則不能首起全局次節雖

對首節不過然輕點則末節雙承又無力

大學節此正

大學之傳首句是一章與全部首尾須重揭下二句是綱領須渾言是指出脩為方法須括三在字但順綱題首句

不得空衍須渾括下二句亦不得以空舉為

高頑各說得關切不容已處明新止各舉一義充之使全

體皆明確之使無時不明致舞以使其興亡既成以使其

去惡未至則求至既至則不遷各湊合到首句大人字道

字或連提至善或總發二項俱是好異之見闇黑亦時有

之大學句

大學對小學講為大人之學非語學之大也

黃際飛云時文其學曲可用心反勘之道一字不可誤

認為大學之反對也若割吳鵠曲學則小學亦太矣大

人只對小子看若以大人為天子則與天子即不合大

學亦非成均辟雍之謂序中所云大學是序其名目緣起

有地有制此只解作大人之學便不必追學高深故矣然

以學制襯起學義亦可道字有以理言者以德民主義

道理也或作次序以先明後新是次序也其實此即專

重革新止之工夫斷宜主進而方法言或疑與近道違

能脩當然之法為已舊當然之道也究何嘗不融貫乎

實則易犯虛則近道須渾融包舉貫不碍矣方佳

程明

二句上句有體之學十句有用之學本新一層不明

不新一層明之新之一層明含下格致以啟明之端誠正

以盡明之實原兼得知行民者對己之稱暗兼闡天下

學庸總論約旨大學是橫說由明而新一步開一步中庸是堅說自人合天一層高一層大學所說只是中庸誠之者人之道而明新妻女好合二節凡為天下國家四節却并新民內齊治平細條目都列出來 曹子萬貫故大學說行處較多子思敏悟故中庸說知處較多

大學總論約旨大學十傳固是釋經然有補經處最為喚緊如天之明命四字選出明德根原慎獨二字指出誠意闡要忠信二字挈出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怒格致便是辨此好惡之如好好色是忠民之便是滿此好惡之量 忠恕是統體工夫慎獨是闡臨去處即此四字曾子大有功後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

其不差矣

大學章全旨通章聖人望人盡大學之全功為詳其綱領目以示人也前三節總言綱領而推言得失之由因以先後結之以示人知序後四節詳言條目而復說所言之意因以修身結之以示人知要總見大學之道其綱領其條目甚詳其序有節而可循其本至

約而易操 按合參單提明德為主或病其偏然言條目正是發明綱領處條目以修身為本發明綱領以明德為本也由身推之齊治平止是今家國天下共明其明德耳依此行大如一線穿珠未嘗不可又有單提身字作主旨楊復所大人之學大其身而已矣直

身本大也心意知物皆為此身而設耳國天下皆由此身而生治此本而無不治也厚此本而無不厚也明此之謂明德觀此之謂親民止此之謂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富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吳氏大人指

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 明明之也 上明德者人之所以得乎天而虛以無靈以有不昧申言虛靈虛則明存以具思理惟虛

宮也學之地學之制止可作陪

惟虛故能應虛靈不昧是統解明德具眾理應萬事是分說他體用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

但為氣稟所拘初人欲

惟虛則時而自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者德本至明物事終是遞不得難至惡之人亦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

應萬事者也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未發則品節不差何明如之故曰明德

復其初也其發不拘時數機闊一失隨刻即昏一因字見錯過不得須用察識

一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明德又要新民者朱子所謂人人所同得而非我所得私

止者必至於是字指至善必至至之也不過知終終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當然者善也

之私也事理當然皆天所為故當然之極即天理之極草句只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齊治平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新言又八者逐條之

此以明善復初為明也末

子既云自唐

虞三代之隆

墓不有學則

禹湯文武周

孔皆自學中

陶冶出來兼

生執安復其

義勢備

親民

疏云大學之

道在親愛於

民趨云竊以

一親字義味

深長親民即

萬物一體之

意所謂民胞

物與是也夫

民恆與上潤

而不相親端

新是推成以成物而兼齊治平由親及疎由近及遠不專指治百姓說。在此句民之新即盡性盡倫新民雖兼教養而以教為主玩章句去汚及下皆有以明其明德便曉。在此句至善是明新到無過不及處有無加無損二義須審定明新說原不在上一句之外但世有答知二者當務而安於小成不求止至善者則此句還宜深一層方合三綱領或疑民何以能止至善蒙引云是欲新民之大人止於至善也止原屬我不屬民非民止至善也但朱子云漸仁厚義如孟子勞來一段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則民之止至善亦不是虛無空寂。知止節此言所以得止至善之由始於知止知止前有下面格致工夫能得中有下面誠正修齊治平工夫此只現成說定靜安慮得不是工夫次第足功效之相因而見者須從知行交接處分出次第朱子所謂知至意誠問事也須合還實義黏上截勘出所以然則下截俱從各上截講出自能鈞醒而后兩子之神而仍不落空滑作者重揭知止遞接定靜安慮而以能得收攝此正格也逆提得子包定靜安慮而倒挽知止方從知止順出題面此變格也亦有喚起明新分兩大比者亦屬崩局但定靜要是知得至善後心身之受用如此亦不必強入明新或以此節分配八條目則太早不可從。

知止二節題上偏下全須承上點清物字喝起事字中間將物字穿入事字內後疏本未終始無一筆平列針縫等密知止句知止二字當截重讀首得全節起恒不逆擒定字則有起無訛惟將知字穿靠止字說則

此後敍

正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上節止字以工夫言此知之則志有定向

心之所之擇謂心不妄動志無定向則此心東去

不走作也安謂所處而安皆得以安穩無事也

處謂處事精詳處是機務將發時方去思量如何做尚未施為故不曰作事得謂之志。奇重動者一心專

之實理與上節指工夫者不同不可脫却止字單講知字如此此學所以為大新民實功有化之之義有處之之義。李安溪固有則有五常之性而性者物我之一源也盡吾性矣而未能盡人物之性則性之量有所虧當務則有五品之倫而倫者我為一體也厚吾倫矣而未能使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倫之分有所虧又始更渾左覲雖聖人不能無人心故安而不恃其安雖凡人未嘗無道心故勉而益求其勉。新對舊者昏則舊矣去其舊污使舊者復明似煥然有維新氣象民者對己之稱看下文家國天下統親疏遠近言既言明德又言新民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聖賢立心合下便道也融會只一箇三在字正道所在處德即仁義禮智之理理具於心而分人心道明德即道心也明之功一是擴充一是接續或問格致以啟明之端誠正修以踐明之實但此處不可實指或以德必默契其原去其蔽吾明者德必充滿其量去其累吾明者映下道字一說作當然之理一說指教人修為之方細玩修為之方即從當然之理生來下近道亦以其能循當然之法而因以得當然之帝王為歸而霸顯之難不道是有至善焉識未見其至善不可為義之精力未造乎至善不可為仁之熟以其未之止也必也未至也大求至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既至不遷而念該在茲釋茲在茲焉則舉聖功王道皆一以貫之不又在止至善乎此大學之綱領也。大學

如此此學所以為大新民實功有化之之義有處之之義。李安溪固有則有五常之性而性者物我之一源也盡吾性矣而未能盡人物之性則性之量有所虧當務則有五品之倫而倫者我為一體也厚吾倫矣而未能使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倫之分有所虧又始更渾左覲雖聖人不能無人心故安而不恃其安雖凡人未嘗無道心故勉而益求其勉。新對舊者昏則舊矣去其舊污使舊者復明似煥然有維新氣象民者對己之稱看下文家國天下統親疏遠近言既言明德又言新民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聖賢立心合下便道也融會只一箇三在字正道所在處德即仁義禮智之理理具於心而分人心道明德即道心也明之功一是擴充一是接續或問格致以啟明之端誠正修以踐明之實但此處不可實指或以德必默契其原去其蔽吾明者德必充滿其量去其累吾明者映下道字一說作當然之理一說指教人修為之方細玩修為之方即從當然之理生來下近道亦以其能循當然之法而因以得當然之帝王為歸而霸顯之難不道是有至善焉識未見其至善不可為義之精力未造乎至善不可為仁之熟以其未之止也必也未至也大求至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既至不遷而念該在茲釋茲在茲焉則舉聖功王道皆一以貫之不又在止至善乎此大學之綱領也。大學

民以民去之

之暴承周之

初謂之新民

新屬民言非

主上言也故

曰因其道不

易其俗主亦

新號安石所

濟何新之足

言鄭注闕無

亦習於漢今

以長吏為親

民之官必使

之於其任久

為當世所共

喻是以不煩

更釋也雖氏

近溪明德

而必曰於天

下則通天下

皆明德中也

此意即

本末始終

務云有本本

自首終始先

其意欲誠三句

下句不言先而只因用而截立始但

非遠本而不

即在本中如

明德也須在

民上明不能

據民有德而

則上是大綱之先後下是條目之先後往細領則本始

先未終為後在條目則本始內亦有先後本終內亦有先

後雖經文非有意起下而血脉亦自貫通正不妨隨題立

意說有似異而不善者此類是也

古之一節

此從綱領

中指出條目總舉耳功不可缺序不可全割與下節一意

相承上節既說下節還不可如舊解分道推工夫順推

效驗看亦不必如唐氏以知所先後分配而節逐節作兩

對震川用是何也三字作過丈直得○兩節先後次序唐

居都有父關居唐都有母我卽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事也

上節若但逐重下截只是一格物可了矣下節但作急口

臺文只是一物格便矣矣何其誤耶

古之西此舉古人
大學之條目也齊治平是新民脩己格致誠正修是治生但明德新民之分本未知止能得之判路始成本之中又有本焉宋之中又有

物猶事也物與事一也自具本事言曰物自人所從事言曰事上節物字並明新此物字亦

其學之量而實不凌其學之節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使之不拂其情之正各得其性之本不違求之天下也先治其國何也天下遠而國

近遠由於近也欲治其國而使之鴻然相愛而仁義無相敵而讓不違求之國也先齊其家何也國疏而家親疏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而

使家之善者歛然而不自棄不違求之家也先修其身何也家人而身已人由於己也欲修其身而便身之所

所止誠正修是求得明德之所止齊治平是求得新民之所止照下章句看自明○言天下則國在內言國則家在節未可說盡若倒一筆便復齊治平是新民脩己格致誠

正修是明德條目就知得分言之則格致是求知明新之存勤馬而各正不違求之心也先誠其意何也意者心之發發有象而存無形也欲誠其意使意之好善無自欺意之惡忘能自擇不逞

奉之意也先致其知何也知者行之奉知未見而行何之也欲致其知而便妙眾理則全體無不明宰萬物則六用無不徹其功何在乎

具視聽食各得其官身之所接孝弟慈各飭其紀不違求之身也先正其心何也身外而心內外由於內也欲正其心而便心靜馬而常

近遠由於近也欲治其國而使之鴻然相愛而仁義無相敵而讓不違求之國也先齊其家何也國疏而家親疏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而

而為意故情無不善但當繼之以明致推極也朱子曰致之為義如知猶識也推極至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到那地頭

意便有善不善即不可不加夫誠

以手推送之義

知猶識也推極至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到那地頭

是著覺閑透此一關上面工夫節易一節出朱子欲正

後面工夫一節更輕一節知尚空虛證之於物則已實知非恍惚考之於物而已確看朱子格物條款許多大要以事之詳答言格

之用必非心何由得正故必先重於為善嚴於去惡以誠

可見致知而意未發前工夫啟處厚厚無極深研幾之學而祇任其意之所如非不誠也而消然單辨究且入於倘恍而無憑本無客

幾達變之學而一任其意之所如非不誠也而愚而固用究且加之惡名而不解

朱子誠意是著覺閑致知是夢覺閑透過此二關

有物有則吾身亦一物也這物字即限屬於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之間近日講家別采名物象數之學未免驕贊見曉六箇欲字尤字

謂欲如此必先如彼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與格物只一事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才

此便曉彼改變先言後也○因勉錄此節言序之所以不可亂下節見序之所以不可亂

物格而后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

族安百姓而修不能親九家國天下上修身也須在

謂之修身乎

天下無離本

之木豈有遺

未之本哉總

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一物有一理格即格其所以為意

謂之誠正修齊治平者也外此更何

心身家國天下與所以誠正修齊治平者

天下無離本

之木豈有遺

未之本哉總

天下無離本

之木豈有遺

未之本哉總

君心之非章

為格物本於中界限往往重拈只可在起處略提若往收處重織則

侵自天子節矣且不可反說若公身不修則家不齊便碑

汝舜王陽明

不得上文去方合此類可推

身修三句此新氏得止之

以為善去惡

為格物本於

平須照定各明其明德說自無平治育食

自天即自天

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

後故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

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參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止矣

物格即格此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知至即如此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意誠心正身修得明德止至善之次第也家國治天下平得新民止至善之次第也

齊國治天下平得新民止至善之次第也

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

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

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此字指修身李岱雲曰錯字亦不可忒然經看蓋家

國天下原有齊治平之事但道理在修身身上做透耳

國家之責莫不從事於大人之學則一切皆以修身

立庶人舍此不能修身見於世此學之所守約而

立此於條目中指出一箇總要來首句舉兩頭以括中間包諸侯卿大夫士在內張揚

所施博者學者不可不格致誠正以修其身矣

勤矣庶民不是農民乃指俊士進士之在國學者將來宗子之家相即在其中人人

有身即人人有身所具之理所接之人其為家國天下雖殊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故皆以修身為本修前宜補格致誠正為字下宜

補齊治平翼註本字之義與急務不同本立而道生要見萬化皆生於此意歸裏川舍吾身則無所謂天下國家而舍天下國家則亦安

為正為誠為致格皆所以修其身即皆所以明其明德則知端本者固甚精也廣而言之在身以外者為齊為治為平天下皆從修身而

推即皆從明德而推則

上節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幼朋友之常
外而至於物

是即所謂身
以內之物曰

意知身以外
之物曰家國
天下也蓋謂

物而返身至
於心意又即
身而推至於

家國天下更

何一物之遺

者先格其本

本後格其末

則自無馳心

荒遠與夫玩

物喪志之病

揚文定云今

人錯認格物

二字以博物

為格物不知

格物是明善

擇善工夫非

博物之理也

康誥

世未未忘注
封從舊內之
康誥封衛

盤

康誥卽新民二字連看以民之自新言與聖經新字不
有自新之機汪武曹認為良心之發武王文化說亦非
此題須切康誥發出議論新子作字俱宜相時度勢方
不浮泛蓋民為尚先主所漸摩而治之民豈必甘為不肖
氏雖為殷後主所警訖而靡之民豈必難與為善況沐周
家維新之化正有自新之機作之者去殷民之懷疑觀望
濟殷土之淫酷宿貳不忍以苟且徇不敢以憲侯丘多
作用若但填井田學校作之其勞來匪直存之之術套
語鮮有精闢出色者周雖節傳意古重命之所以新不
重新命原是懿旨是因驗見孚否不是只談鑒耳須

在釋詩處打動新民應方合章旨但贊周家世德歸功文

王無益也且新命別無工夫只是自新以新民之應耳若

說新民必立新命是教人圖度天命且於公卿大夫有新

民之責者有研未即有以新民為新民之種者玩此可正

其誤○新命與受命不同莫遺看是故卽是故二字總

上說來三王皆用極之君子入手須指明他字轉入便不

費手但本文君子是責成後人之法三王者確如指工開

極極之謂掌主靜立極者更非扯無極極者尤諱其字

指貪新民不指君子說非自有其極之謂用是用力求

止至善工夫在止字之先非能止方能用之謂一章首重

新民不便火說明德只眼章可言自新或云自新新民不

當單看此章句半說為正若抑揚穿說則既自新反奢強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周公所作追述
文德以成周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新以及於民

新民而

始變天命也其命維新一其字便包有註能新其德以及於民二句在內非僅從上節推出也周之邦至岐自古公國亦自公劉封

邵尤自后稷由來舊矣然邦雖舊至於文王不顧亦臨無教亦保能新其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新民德於是德新民新者命亦新

邦雖舊而命維新也蓋得君即所以得天方伯專征則得君矣得民矣非自新之盡而新民之至何以得

此卽新命不重只重其所以新命者蓋命之新實從民之新自之新來乃自然感應必如此乃為新民之至若果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

哉卽天命了或謂此命字以數言與明命之以理言者不同然理定而數無權究非有異也李安達命賦於生初以懿東言命中於生

後以明威言降於初無不善應乎後無不公即有氣累之不同氣數

之未定而聖賢於此盡其理成其能天地亦於斯通其變神其化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解無所不欲止解用

於至善解極也歸之不消失入矣自新內廉格致誠正修

新民內有齊治平各項功夫自新有以為新民之本新民有以致新民之休極矣是故君子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統自新新民則人

故白文以無所不包之意已內外同一用其極分自新新民則格致誠正齊治平各一用其極是無所不用其極也此經所以繼明德而

言新此承上作結是刻責君子非贊頌也君子上即泛說與皆自明句緊粘上文者不同陳之違自新而不造其極是以己之不足而

民也責人之有餘何以為大公之理新民而不底於極是以心之有盡而應世之無窮何以稱絕倫之業無次第自其本而言之建中

之天下一事一至善也一物一至善也果所二字包羅甚廣正見無事不在

這裏無人不在這裏

王培九無所不用兼不敢不盡不敢自以為盡二義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上章釋明德故此章首曰日新又新以承上章之意下

章釋止於至善故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以開下章之端

邦畿章會首節引起至善次節引起止至善三節言新民止至善

總見事物皆有定理人當盡知行之助以求止也

約首三節統釋是一頭後二節分釋是兩脚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頌玄鳥之篇商人祭祀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此物

通章引詩以明止至善之義有逐臣例詩云以為章法皆可但亦不必惑後下章將善言作合物影子也

邦畿章

此數句是見包括全善道一路歸趣而下章重鉛鏡首二節借出止字如詩之比興尚處指點第二節方指

出止至善榜揭來尚深言止至善亦未分明新後二節方指

沒入鼓舞仍舊煩惱去了放動

曰勞之末之五句便是作法